

平凡人生

## 对妈妈说 不

□ 原著：泰顿 劳伦斯 列夫【爱尔兰】  
□ 编译：李克红

我的妈妈是克朗梅尔学校的校长。她是镇子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。从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就告诉我，海军军装是世界上最英俊帅气的服装，因为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海军，她从小就看着她父亲也就是我的外祖父穿着那样的军装。不过，我的外祖父在对抗纳粹的战争中牺牲了。

我的妈妈一直在镇上的安德鲁裁缝师那里为我定制海军军装。除了海军军装以外，我没有任何别的衣服。我的同学们经常会取笑我，但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：这是世界上最英俊的服装，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海军！不过，他们似乎并没有被我说服，他们只是哈哈大笑。

当我在都柏林读中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周末，我的同学伊诺克和加尔邀请我一起去参加舞会，但他们说我的衣服有些可笑。我告诉他们，我的妈妈对我说过，我的外祖父是一名海军，海军军装是世界上最英俊帅气的服装。

你总说你的妈妈，但是你自己喜欢吗？伊诺克问我。

我的天！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只是觉得妈妈是最爱我的人，她说的话不可能有错。但是，我的妈妈似乎一直以来也只会告诉我 你应该要这样做，却从来不会问过我 你是否喜欢这样做。我陷入了沉思。

加尔拿出了他的蓝色T恤和牛仔褲，让我试试，当我穿上这些我从未穿过的衣服后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我自己。我欣喜若狂。加尔非常大方地把这套衣服送给了我。

假期的时候，我穿着这套衣服回到了家，我的妈妈吃惊地看着我，她甚至大声地质问我说：你为什么穿上这样的衣服？这实在太荒唐了，你

要穿最英俊的海军军装才行！

不，妈妈，我觉得这身衣服很好看，我很喜欢！我说。

你必须要知道，这不是明智的做法，我对你说过很多次，世界上只有海军军装是最英俊的衣服！妈妈很生气。

我已经厌烦了妈妈的这些话，但我不能对她发脾气。我牵着她的手在窗前的沙发上坐下，我说：妈妈，你的父亲是你的父亲，我是我，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更是我自己，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这一切应该由我作主，而不是由你来做决定，你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校长，但你也必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妈妈，你要得到我的尊敬，必须先懂得尊重我的感受。

妈妈松开了我的手，斜靠在沙发上，流下了眼泪。

妈妈，对不起，但请你原谅我，这就是我，我是你的儿子，难道你必须强迫你的儿子放弃自己的感受吗？我说。

妈妈竖起身子，她拥抱了我，她抹去眼泪后微笑着说：孩子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！我感谢你能一直用冷静的口吻和我交谈，让我可以反思自己，也让我可以更好地了解你，孩子，我想我是错了，我应该尊重你自己的感受！

我的妈妈改变了。从那以后，我自己想要买什么衣服，她就会把钱交到我手上让我自己去买。

这是我从这段经历里感受到的：妈妈永远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但是妈妈的爱有时候会以她的感受为中心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勇敢地说不，但是勇敢不代表大声，沟通不代表吵架，只要你能冷静说出你的感受，没有一个妈妈不会在意的，因为她爱你！

民间采风

## 寻忆

□ 吴妹娟

顾寻再次站在清水镇口前，已经是十年后的事儿了。他愣了很久，低下头，又揉揉眼。

视线似乎不能聚焦了。此时正值盛夏，想必是阳光刺眼的缘故，但却不只有这个原因。眼前只有一大片一大片温柔的朦胧的绿色，携着温柔清凉的风抚慰着他的脸。

他感到惊异，感到很陌生。十年前的清水镇，不只照片上充斥着黑白灰的老色调，就连实景也是。空气中细小的粉末使他呼吸困难，那风，也是极粗暴的，呼啦卷起一大片细碎的沙石磨痛了他的肌肤。

再久远些的画面竟是与眼前景象毫不违和地，重叠在了一起。

像是从未改变，又似是曾相识。大学的暑假，顾寻承父母的嘱托，独自一人来到故乡清水镇，与长居在此的爷爷奶奶相伴两月。

起初他是反对爷爷奶奶重回故居的。爷爷奶奶已于十几年前搬出清水镇与父母同居，但几年前忽然执意要回清水镇安享晚年，谁劝阻都无济于事。后来父母也不再坚持。只顾寻一人，即使在大学期末季临近时，依旧不厌其烦一天一个电话。最后他们实在抵挡不住他舌战群儒的攻势，头破地喊道：唉呀，你不如亲自来一趟嘛！

此时顾寻半分落叶归根的激动都没有，硬是一个人在正午的大太阳下杵了快十分钟。直到一个梳娃娃头的小姑娘扯他的衣衫：哥哥，你找人吗？

顾寻这才回过神来，忙点头应道：是的是的，我找顾老先生。爷爷以前是教书的，清水镇的人都认识他。

小女孩的绿色裙子和漫山遍野绿色的波浪很相称，她的小脸一扬，一边越过他往前走一边道：跟我来。

于是顾寻随着她走。房子看上去都很新，像是刚落成不久的一般。公路也是新修成的，平平整整像刚熨好的衣裳。野花野草总不甘心地从路旁的夹缝中冒出来。清水镇的房屋依山而建，屋前放几把小板凳，上面坐着操劳了一个上午的妇女，正唠着家常。忽然一转头发现了顾寻，声音瞬间高了个八度：呀！这是谁家的小后生？一阵风让家门前树叶又落了满地，她手忙脚乱地清扫起来。

## 历史影册

满怀崇敬和虔诚，踏着灿烂阳光，穿越黄土高原，我走进了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走在杨家岭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在一孔孔窑洞前停留。窑洞里陈列着的木桌、木椅、笔砚、油灯让我凝神思索，仿佛看到伟人在陕北的严冬之夜，煎熬着寒冷，挥毫疾书，起草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《论持久战》等许多光辉著作；仿佛看到那张简易而粗糙的桌子前，伟人正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笑风生，发表“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的著名论断；仿佛看到伟人与跋山涉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促膝谈心，鼓励他们用小米加步枪一定能打败飞机加坦克强敌的信心和斗志。自古都是心胜于兵，智胜于力。半个世纪前，中国共产党人用延安窑洞换取了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北平、西安，换取了全中国！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，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。延安的这些窑洞真不愧为毛泽东思想的生产车间。

当我随着朝圣的人们走进朴素的枣园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沟引起了我的兴趣。其实这不是一条平常的小水沟，她就有名的“幸福渠”，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种沧海桑田世事变幻的记忆。我想，昔日的“幸福渠”一定是清水潺潺，浇灌出画家笔下美丽的陕北田园风光：平原麦子熟，山锄玉米粗，坡楞谷穗儿长，而水渠两边更是绿树成荫，鸟语花香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江南景象。

我沿着水渠，寻觅伟人和先烈的足迹。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伟人们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，先烈们奔赴前线捐躯沙场的情景。只有枣园内参天的古树，茂盛的松柏，见证了中华民族走过生命沼泽的足音和震响耳际的催征战鼓。在“幸福渠”转弯的院落里，一棵丁香树在秋风中摇曳着。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，默默地伫立着，在半个多世纪里，回忆着过去，凝视着现在，思考着未来。

这两天，小区树丛里，天刚麻麻亮，总有清亮的鸟鸣，似一根琴弦划过并不十分蔚蓝的天空，头一个音节相对短促，后两个音节略显悠长，前一声尚未渐消于无形，后一声又富有韧性地响起，不急不躁，余音袅袅。显然，这是我所熟悉的布谷鸟的鸣声，在低回的咏叹调里，似有江南秧田无限的水意，这鸟声，一路按节气飞来，隐匿在翠树丛林里，一刻也不停息。

时令过清明，朝朝布谷鸣。这样的一只布谷鸟，执着地在我的窗外鸣叫，一天，又一天，我甚至怀疑，它就是跟随我从北方飞回南方的那只，为什么不是呢？布谷，布谷，连语速和腔调，都那么相似。我的思绪，又回到了鲁园，人间四月天的园子。

在鲁园的每一个早晨，我都是在鸟鸣声中醒来。布谷，布谷。没错，那是布谷鸟的声音。我揉着疲惫的眼，支起耳朵又听了一会儿，除了布谷声声，还有其他鸟鸣，吱吱吱，啾啾，叽叽，你一句，我一声，谁也不偷懒，谁也不示弱，一会儿是高声部，一会儿是低音区，偶尔有几声复调，间或又是共鸣，宛如一曲交响，总是那么恰到好处。一时间，整个窗外春深似海，好不热闹。

循声推窗而望，花树下，绿荫处，有几处鸟影，拖长尾巴的，黑白相间的，有的小巧玲珑，有的憨态可掬，或藏身树丛，或是划过一道剪影，从这棵树，跳到那棵树，又集结于高大的泡桐树上。东瞧瞧，西瞅瞅，啁啾之声，不绝如缕。谷雨到，布谷叫。春天最后一个节气来了，正是春风浩荡的时候，鸟儿也是懂得时节的，这不，都纷纷跑来助兴，毫不示弱的样子。鸟儿叫来了天边缕缕霞光，叫开了墙角一树紫藤，叫醒了每个忙碌的清晨。

这样的晨曦，这般的热闹，并不扰我清寂，反倒让我更静了。我在园子里随处走走，就像在家门口的园子一样，从早晨，到黄昏，又从黄昏，到早晨。每一缕不可辜负的晨光，在挺拔的梧桐树下，在风雅颂的花园里，在爬满紫藤的长廊中，或者是在一剪月光下，一些行走与思考，都充满了四月甜润的气息。夜静下来，偶尔又能听到那只鸟鸣，鸟语呢喃，足以拂去一些心上的尘垢，一些疏离的失落。只需稍稍凝神谛听，那是动人的夜曲，那是天使的耳语，那有着让人宁静的力量。

忽然想起一首《世事沧桑话鸟鸣》，是美国诗人沃伦的诗，第一次读到，我便被这首诗的安静，和安静背后的东西深深打动：

那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我认不出是什么鸟，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，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木桶里的天空一样静，多少年过去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人已谢世，而我站在远方，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，我最怀念的，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，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。

年少不懂寂静的好处，懂得时，已是人到中年。最初的鸟鸣，总在乡下，最好听的鸟鸣，总在少年时。

谷雨之际，山川黛绿，春水漫漈，正是家乡春耕季节，一只只翼褐体白尾黑眼黄的布谷鸟，落在参差掩

## 走进延安

□ 肖功勋

据说这株丁香树是毛主席亲手栽植的，现已高达四米多。在丁香树后面，便是毛主席当年在枣园居住的窑洞，枣园窑洞不熄的灯光，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象征，而用“幸福渠”乳汁般的水浇灌出来的红枣和小米，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。

登上宝塔山已夕阳西下，如血的残阳染红了宝塔。我抚摸着那些被风霜磨砺，焰火熏黑的宝塔的古砖，抚摸着呼啸的枪炮弹留下的痕迹，不能不浮想联翩。塔上的每一块青砖，每一个弹洞，承载着它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和人物，记忆着曾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，倾情讲述着叱咤风云的壮举。啊，宝塔，你是圣地军民的生命和魂魄铸成的圣灵之塔！

转身北望，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出的一条游龙，从层层叠叠的山峦间流来。滚滚延河，滔滔流水，曾经激荡着全国老百姓的眺望与期盼。无尽的黑暗是如此沉重，夜幕一样笼罩着神州大地。而在陕北山区的延河

边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、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相继召开，升起了照耀着中国的“红星”。满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外国友人看到了陕北高原闪闪的“红星”，中外记者找到了中国的命运和方向。于是，全国知名的作家、记者周扬、茅盾、范长江等来了；高鼻子、蓝眼睛的外国人白求恩、霍易斯、斯诺、史沫特莱、马海德来了；就连张学良、赫利尔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延安，站在延河边上感受它的热风寒霜。我们现在虽然无法揣摸他们当时的心境，但可以想见，他们对哪一条河都可以视而不见，却不敢漠视这小小的延河。因为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中国历史必将在这里改写，旧制度必将被延河的浪花卷去。

走进延安，就像走进一部厚重的诗史：博大精深，璀璨夺目，让人一辈子都读不完，读不透。

## 鲁园归来话鸟鸣

□ 张雪云

映的竹树上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。乡间听鸟鸣，无忧无虑，清澈澄明，自由自在得很。当然了，在城市里，听鸟儿歌唱的时候，你得要有选择性遗忘，你要忽略高墙外的机器轰鸣，车水马龙，你要遗忘你身处的大都市，你甚至要遗忘文学之外的喧嚣。城市若是没有喧嚣，城市会寂寞的，但听惯了乡间鸟鸣，委身在城里的乡下人，会更寂寞。

鸟鸣的时候，我会格外想念我的乡村，想念那触目便是青山，低头流水潺潺的日子，大山里藏着很多惊喜，只要走进村寨，体悟万物生长的秘密，文字会多了某些色彩、响声与灵气。四月的乡村是美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就连鸟鸣，似乎也是忙碌的。布谷布谷，种禾割麦。黄鹂唱歌，麦子要割。看来，这园子里的布谷鸟，即使叫声再怎么热闹，实质上，该是透着无谓的寂寞。因为，在繁华的都市，是不需要农历，不需要节气，也不需要催耕的。城市里，有的是现代的音响，现代的气息，现代的时空虚拟，现代的机器轰鸣。

清风与归，待我回乡。有时，想想，其实，乡村到底是我们文学人的沃土，是灵感的源泉，心灵的归宿。而且，文学之于我们，也需要一个春天，我们欠文学一个热闹的春天。但，文学热闹了，还是文学吗？！很多时候，安静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一路过来，我们走走停停，便忘了内心到底要坚守的是什么？！看来，一直保有内心的淡泊，坚守的毅力，不虚美，不懈怠，不隐恶，能真实的表达自己，一如这园子里的鸟鸣，就好。

那是一只鸟在晚上鸣叫，我认不出是什么鸟，当我从泉边取水回来，走过满是石头的牧场，我站得那么静，头上的天空和木桶里的天空一样静，多少年过去，多少地方多少脸都淡漠了，有的人已谢世，而我站在远方，夜那么静，我终于肯定，我最怀念的，不是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，而是鸟鸣时那种宁静。

年少不懂寂静的好处，懂得时，已是人到中年。最初的鸟鸣，总在乡下，最好听的鸟鸣，总在少年时。

谷雨之际，山川黛绿，春水漫漈，正是家乡春耕季节，一只只翼褐体白尾黑眼黄的布谷鸟，落在参差掩

映的竹树上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。乡间听鸟鸣，无忧无虑，清澈澄明，自由自在得很。当然了，在城市里，听鸟儿歌唱的时候，你得要有选择性遗忘，你要忽略高墙外的机器轰鸣，车水马龙，你要遗忘你身处的大都市，你甚至要遗忘文学之外的喧嚣。城市若是没有喧嚣，城市会寂寞的，但听惯了乡间鸟鸣，委身在城里的乡下人，会更寂寞。

鸟鸣的时候，我会格外想念我的乡村，想念那触目便是青山，低头流水潺潺的日子，大山里藏着很多惊喜，只要走进村寨，体悟万物生长的秘密，文字会多了某些色彩、响声与灵气。四月的乡村是美的，也是忙碌的，就连鸟鸣，似乎也是忙碌的。布谷布谷，种禾割麦。黄鹂唱歌，麦子要割。看来，这园子里的布谷鸟，即使叫声再怎么热闹，实质上，该是透着无谓的寂寞。因为，在繁华的都市，是不需要农历，不需要节气，也不需要催耕的。城市里，有的是现代的音响，现代的气息，现代的时空虚拟，现代的机器轰鸣。

清风与归，待我回乡。有时，想想，其实，乡村到底是我们文学人的沃土，是灵感的源泉，心灵的归宿。而且，文学之于我们，也需要一个春天，我们欠文学一个热闹的春天。但，文学热闹了，还是文学吗？！很多时候，安静，也是一种力量。一路过来，我们走走停停，便忘了内心到底要坚守的是什么？！看来，一直保有内心的淡泊，坚守的毅力，不虚美，不懈怠，不隐恶，能真实的表达自己，一如这园子里的鸟鸣，就好。

结业那夜，我再无心听园子里的

边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、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相继召开，升起了照耀着中国的“红星”。满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，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斗星，外国友人看到了陕北高原闪闪的“红星”，中外记者找到了中国的命运和方向。于是，全国知名的作家、记者周扬、茅盾、范长江等来了；高鼻子、蓝眼睛的外国人白求恩、霍易斯、斯诺、史沫特莱、马海德来了；就连张学良、赫利尔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延安，站在延河边上感受它的热风寒霜。我们现在虽然无法揣摸他们当时的心境，但可以想见，他们对哪一条河都可以视而不见，却不敢漠视这小小的延河。因为，他们清楚地知道，中国历史必将在这里改写，旧制度必将被延河的浪花卷去。

走进延安，就像走进一部厚重的诗史：博大精深，璀璨夺目，让人一辈子都读不完，读不透。

鸟鸣，不知它什么时候离开，又什么时候归来。对于还没有熟悉就要分别的友谊，心里诸多不舍，茫然中写下几句离别辞，十年没有写诗了，确凿手生，不管不顾，还是写几句，也算是来过无悔吧！

我们很近，我们很远，隔着一条河，一座山，一些鸟鸣，朦胧中，一些苏醒的文字，开始酝酿离别的诗行，紫藤结下细小的花瓣，悬在绿得浅浅的叶上，海棠忙着开花结果，蒲公英举着一簇簇小伞，准备四海为家的样子，泡桐开得满满树，刚刚好，缀满我喜欢的淡紫小风铃，白色山楂还在犹豫，该如何落去，才算不辜负，这个春天浩荡的情意。

离开的那个早晨，依然是被鸟鸣唤醒，我以为我已经熟悉了它的身影，当一群鸟儿从我眼前飞过，我却无法辨别，谁才是那只布谷鸟。回头，再看一眼，依然安静的园子，浅翠而深蓝，典雅而温馨，阳光斜在梧桐和玉兰树上，一树繁花，一树诗意，有暖暖的风，吹彻心间，有三五学友，歌以吟，咏而归。

花粉佐餐，晨露为饮，那些鸟儿，在美丽的园子里，自由而随心，它们用好看的羽毛，划出一道远去的影子。可是我们，再也遇不见这么美好的时光了啊。一想到这些，离别的脚步，多了一些迟疑。回头又看了看，园子里，一些看似柔弱的光，长满细长细长的芽，在心里，投下一些浓淡不一的痕迹，就如同百草书屋里，那些细小而有力量文字，一一跳跃在如雪的云朵之上，亦跳跃在生活的惊喜之中。



山韵 汤青 摄

山韵